



挪威如何用口含烟替代吸烟： 一场由消费者和产品创新引领的变革

简介

当邻国瑞典已成为全球展示烟草减害策略终结卷烟使用潜力的典范时，挪威也见证了伴随新型烟草制品迅猛普及而来的吸烟率暴跌。如今口含烟已成为挪威最普遍的烟草制品，本简报将深入剖析其成功之路。

挪威的烟草使用历史是怎样的？

挪威的烟草使用可追溯至十六世纪，ⁱ 但卷烟的广泛流行始于二十世纪初。ⁱⁱ 该国男性每日吸烟率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达到峰值65%，女性吸烟率则于1970年达到37%。ⁱⁱⁱ

然而非燃烧型烟草制品在挪威同样历史悠久，最具代表性的是已沿用两百余年的口含烟草——**口含烟 (snus)**。这个源自瑞典语“snuff (鼻息)”的词，指代由研磨烟草叶混合盐和水制成的新型烟草制品。其成分还可能包含食品级烟草熏香或其他调味剂。使用时将其置于上唇内侧，并且既可装入茶包式小袋中使用 (portion snus)，也可直接含在唇齿间。

由于不涉及烟草燃烧，口含烟规避了吸烟相关的多数健康风险。相比卷烟烟雾，口含烟所含烟草特有亚硝胺（烟草主要致癌物之一）等有毒物质水平显著降低。^{iv}

自二战以来，口含烟始终是挪威最主流的无烟烟草产品。此前咀嚼用的块状烟草 (plug tobacco) 曾占据60%市场份额，位居消费榜首。^v 尽管1992年起欧盟全面禁止口含烟（仅瑞典豁免），但由于挪威并非欧盟成员国，口含烟在该国仍属合法。

吸烟对挪威人的健康造成了哪些影响？

尽管挪威的吸烟率已持续下降逾50年，但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吸烟仍导致该国70岁以下人群早逝案例中的20%。^{vi} 同年另一项研究估算，每年约有6300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vii} 数据显示，2009年35岁以上挪威人的死亡案例中，约13%可归因于吸烟。^{viii}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男性肺癌死亡率自2011年起持续下降，但女性肺癌死亡率直至2013年仍在攀升，^{ix} 并于2018年达到峰值。^x 一项研究显示，在挪威，只要女性不吸烟，10例肺癌中就有8例是可以避免的。^{xi}

挪威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烟草制品的使用？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挪威议会开始研究如何减少烟草使用导致的健康问题。这项工作的成果是1975年生效的《挪威烟草法案》，自此挪威始终走在控烟政策的前沿。^{xii} 事实上，挪威卫生局官网明确表示该国被视为“实行严格烟草立法的国家”，^{xiii} 其控烟力度位居欧洲前五。^{xiv}



gsthr.org



@globalstatehr



@gsthr

1975年法案主要规定包括，所有烟草制品必须标注健康警示语，购买烟草产品的最低年龄限制设为16岁。这项立法也使挪威成为最早禁止烟草广告的国家之一。^{xv}

1988年，挪威议会通过《烟草法案》修正案，禁止在公共场所及两人以上的工作区域吸烟。^{xvi} 次年颁布新型烟草及尼古丁产品进口销售禁令（口含烟除外）。随后几年陆续出台餐饮场所控烟规定，仅允许在三分之二的营业区域吸烟，同时修订法案将包括口含烟在内的烟草制品购买年龄提高至18岁，并开通戒烟热线。

2004年，挪威成为继爱尔兰之后全球第二个实施全国禁烟令的国家，全面禁止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吸烟^{xvii}（不提供餐食的私人俱乐部除外）。^{xviii} 需说明的是，电子烟目前适用与传统卷烟相同的限制规定，包括禁止室内使用。^{xix} 挪威还是首个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的国家，该公约于2005年生效。^{xx}

2010年起，挪威禁止销售终端展示烟草产品。2018年率先对口含烟实施平装法规。^{xxi} 该法规涵盖所有烟草制品（包括卷烟），要求去除制造商标识和品牌色彩，采用标准化包装底色，品牌名称须以统一字体颜色样式呈现。^{xxii} 所有烟草产品（含口含烟）必须标注健康警示语。^{xxiii}

挪威有哪些新型烟草制品？

在挪威，虽然口含烟可以合法购买，但并非所有新型烟草制品都能获得许可。目前，除“传统烟草或尼古丁产品”（定义为卷烟、雪茄、小雪茄、烟丝、咀嚼烟草及前述口含烟）外，其他产品的制造或进口均属违法。^{xxiv}

事实上，挪威所有新型烟草和尼古丁产品必须获得该国卫生局批准才能销售。^{xxv} 截至本文撰写时，尽管已有少量尼古丁袋和加热烟草制品生产商向挪威药品管理局提交申请，但尚未有任何产品获得批准，这意味着这些产品在挪威实际上仍处于被禁状态。^{xxvi} 尼古丁袋产品申请遭拒，原因是担心其对青少年群体具有吸引力。^{xxvii} 而一个法律漏洞使得含微量烟草的尼古丁袋可以绕过进口限制。^{xxviii} 这类尼古丁袋产品因符合挪威允许销售口含烟的现行法律而可以合法购买。

电子烟的情况更为复杂。挪威目前禁止企业进口、生产和销售含尼古丁的电子烟产品，^{xxix} 这是源于1989年颁布的法规对新型尼古丁及烟草制品实施的禁令。^{xxx} 在此期间，为同步配合采纳欧盟《烟草产品指令》（TPD）的计划，挪威议会曾在2016年投票决定解除对含尼古丁电子烟的禁令，但禁令的解除推迟至今仍未落实。推迟的原因是《烟草产品指令》必须先通过欧洲经济区（即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三国与欧盟之间的内部市场关系协定）的谈判纳入当地法律体系，而该谈判迄今尚未进行。2021年7月，挪威在实际上为新型烟草及尼古丁产品的进口和销售开了一个口子，实行以《烟草产品指令》第19条为核心的审批制度。但这只是过渡性安排，含尼古丁电子烟仍被继续禁止。^{xxxi}

这一局面将在2025年改变。随着《烟草产品指令》的实施，挪威将出台新法规使含尼古丁电子烟合法化。^{xxxii,xxxiii} 根据新规，生产商和进口商须提前六个月向挪威药品管理局注册产品。^{xxxiv} 电子烟产品也将被要求采用标准化包装。

尽管存在尼古丁电子烟禁令，挪威仍有少量商店销售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设备及电子烟液。此前这些商店可销售多种口味的无尼古丁产品（包括水果、浆果、咖啡和甜点等风味），但2024年7月《烟草危害法案》修订后，仅允许销售烟草味电子烟，并且该限制在含尼古丁电子烟合法化后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约80%的电子烟用户曾使用现已被禁的口味。^{xxxv}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挪威禁止将含尼古丁电子烟作为日常消费品使用，但目前将电子烟用于戒烟的人群仍可合法从海外购买供个人使用。^{xxxvi} 据估算，挪威电子烟用户消耗的电子烟液中，80%都是通过跨境网购获得。^{xxxvii} 数据显示全国约15万电子烟用户中，97%为现役或既往吸烟者。^{xxxviii}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2017-2022年调查显示，16-74岁人群中每日使用电子烟者占0.9%，偶尔使用者占2%。^{xxxix}



gsthr.org



@globalstate



@gsth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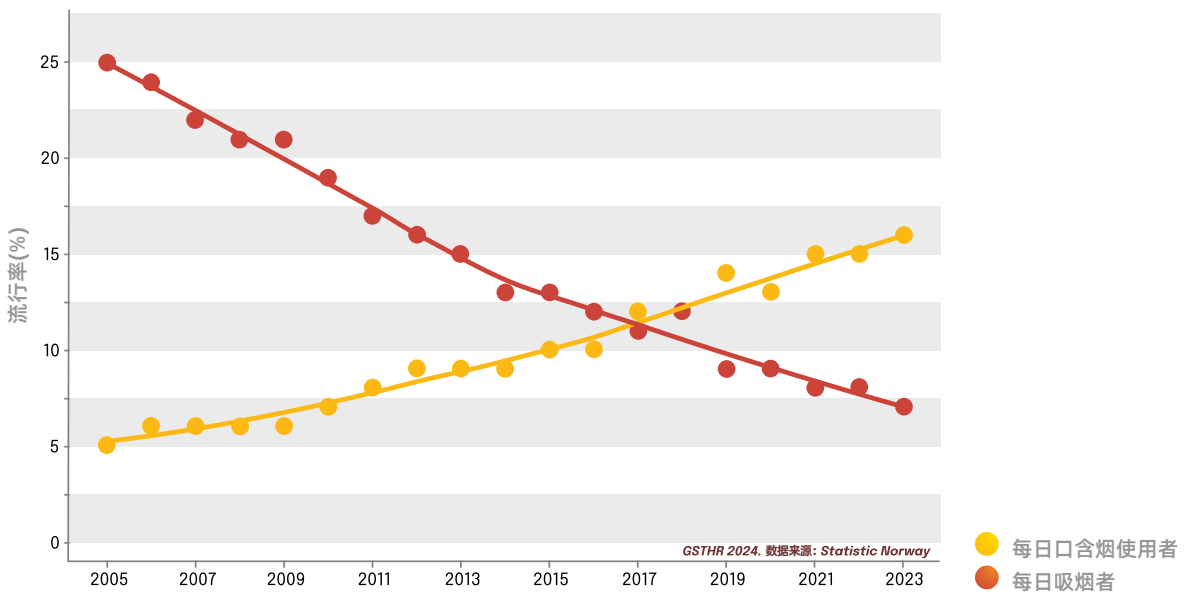
成年人使用口含烟的比例是多少？吸烟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挪威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口含烟使用量的增长与吸烟率急剧下降同步发生。2023年，16-74岁挪威人中每日吸烟者仅占7%，其中16-24岁群体低至3%。^{xi} 尽管55-64岁女性（12%）和同年龄段男性（14%）仍有较高吸烟率，但在年轻群体中吸烟现象几乎绝迹。2023年16-34岁女性每日吸烟者仅2%，16-24岁男性仅4%。

历史对比显示，四十年前挪威成年人每日吸烟率是现在的六倍。1973年，16-74岁人群中42%每日吸烟，其中25-34岁群体达50%，45-54岁男性吸烟率高达59%，25-34岁女性为46%。

口含烟使用情况在过去二十年发生显著变化。2005年16-74岁挪威人中每日使用口含烟者占5%，到2023年该比例增长逾三倍至16%。这意味着当前口含烟使用者是吸烟者的两倍（16%对7%），其中25-34岁男性口含烟使用率高达34%，同年龄段女性达23%。

2005-2023年挪威吸烟率与口含烟使用率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挪威每日口含烟使用者人数首次超过每日吸烟者。^{xii} 当年16-74岁人群中，每日吸烟者占11%，而每日口含烟使用者达12%。虽然存在同时使用卷烟和口含烟的情况，但研究发现这种现象较为罕见。一项研究显示，仅6.8%的男性会同时使用两种产品，而每日规律性使用两者的比例仅为1%。^{xiii}

为何挪威人越来越青睐口含烟？

二十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卫生署署长报告和英国皇家医师学会报告相继发布吸烟与肺癌的关联研究，^{xiiii} 全球对吸烟危害的认知不断提升。在挪威，得益于早期采取的各项控烟措施，自70年代起就逐渐形成了对吸烟行为日益严厉的社会环境，吸烟行为开始被社会文化所污名化。随着80至90年代一系列法律修订不断压缩吸烟场所范围，口含烟作为更安全、更易被社会接受的烟草替代品迎来了发展机遇。

尽管口含烟在挪威有着悠久的历史，具备替代可燃卷烟的潜力，但直到90年代末，随着低危害口含烟产品的问世，它才真正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择。这一时期低亚硝酸口含烟的出现，直接推动了该产品使用量的显著增长。这一变化最初体现在男性群体中，随后女性使用者也逐渐增多。据Ingeborg Lund和Karl Lund在2014年的研究发现，随着口含烟使用量上升，卷烟销量呈现下降趋势，但烟草总体消费量并未增加，这表明“口含烟使用与卷烟消费之间的强负相关可能具有因果关系”。^{xlv}



gsthr.org



@globalstatethr



@gsthr

这些新型口含烟产品不仅大幅降低了烟草特有亚硝胺和多环芳烃等主要致癌物含量，还引发了产品形态的变革。如今常见的袋装口含烟取代了传统散装形式。^{xlv} 新型袋装口含烟无需吐渣，使用更便捷，并推出多种风味选择，不仅吸引吸烟者转用，也迎合了原本不使用烟草的尼古丁需求群体。^{xlvi} Lund 两人2014年的研究指出：“口含烟市场份额上升而卷烟份额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口含烟吸引了原本可能开始吸烟的易感烟草青少年”。^{xlvii} 另一项研究更明确表示：“口含烟的可得性改变了烟草消费偏好，有效降低了青年群体（尤其是男性）的吸烟起始率”。^{xlviii} 袋装口含烟的普及程度之高，使得到2020年时，散装口含烟仅占市场份额的5%，较2005年54%的占比大幅下滑。^{xlix}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口含烟的普及与市场营销无关，因为自1970年代烟草广告禁令生效以来，口含烟同样受该禁令约束。但研究表明，“口含烟之所以能成为传统卷烟的现实替代品，关键在于其能在无燃烧、无烟雾毒素的情况下输送尼古丁，且适用于禁烟场所，兼具价格优势和减害潜力”。ⁱ 研究进一步指出，“口含烟通过三重机制降低卷烟消费量：作为戒烟手段；作为易感烟草青年的吸烟替代选择；以及作为不愿或无法彻底戒烟者的卷烟替代品”。在禁烟或限烟场所，吸烟者通过隐蔽使用口含烟缓解戒断症状，最终可能实现从卷烟到口含烟的完全转换。ⁱⁱ

另一项研究指出，口含烟可得性的提升可能通过“帮助烟民转向危害更小的尼古丁依赖形式”而降低吸烟率。ⁱⁱⁱ 该研究称这一论断“得到以下发现的支持：口含烟是普遍使用且更受青睐的戒烟手段，与药用尼古丁产品相比，使用口含烟可能提高戒烟成功率”。研究补充说明，挪威最大的口含烟使用群体由前吸烟者构成，其他研究也证实“改用口含烟似乎是挪威最有效的戒烟方法”。

口含烟之所以被视为吸烟者的可行替代选择，关键在于它能提供与可燃卷烟相当的尼古丁摄入量。ⁱⁱⁱⁱ 对包括年轻群体在内的许多人而言，口含烟比卷烟更具吸引力。既能满足尼古丁需求，又不会产生烟味。在气候寒冷的挪威，口含烟还具备室内使用的便利优势，而吸烟者只能在酒吧、餐厅等场所的户外区域吸烟。

如前所述，使用口含烟还能降低使用者的消费支出。一罐口含烟售价约80克朗，而20支装卷烟价格约为140克朗。^{lv} 口含烟的价格优势部分源于许多挪威消费者跨境到物价更低的瑞典购买。这种情况促使挪威政府2021年将口含烟税率下调25%，以缩小两国价差并刺激本土销售。^{lv}

挪威政府虽已采取积极措施降低口含烟价格，但卫生部门始终不建议将其作为戒烟工具，并警告口含烟并非安全的卷烟替代品。^{lvi}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口含烟罐在内的所有烟草制品实施平装法规，体现了挪威“为实现无烟社会的长期目标”所做的努力。^{lvii} 这种政策导向使得所有烟草制品无论实际危害差异都被同等对待。2018-2019年度政府白皮书显示，2021年的控烟目标包括“遏制青少年口含烟使用率上升”。^{lviii}

要点总结

挪威作为欧洲控烟立法的先行者，在降低吸烟率方面占据先发优势。吸烟行为的日益污名化为替代产品创造了发展空间，而口含烟凭借其深厚的文化根基成功填补了这一空缺。关键之处在于，挪威不受欧盟口含烟禁令约束，但新型烟草制品（SNP）的成功崛起离不开产品创新，即通过提升安全性和便利性吸引吸烟者转用。对更安全尼古丁摄入方式的追求，加上口含烟在禁烟场所的使用便利性，促使越来越多人放弃卷烟。口含烟的使用几乎使挪威年轻人彻底告别了吸烟，还可能成功让许多原本可能成为烟民的人远离了卷烟。尽管口含烟被认为更安全的新烟草制品，但致力于终结所有烟草使用的挪威政府从未予以官方认可。尽管挪威政府基本将口含烟与传统烟草制品同等监管，但消费者已自发转向选择口含烟，他们用实际行动拥抱“减害”理念，以期显著改善自身及周围人的健康状况。重点正如Karl Lund所言，“挪威长期供应低亚硝胺口含烟，[...] 展示了在允许低风险烟草产品与卷烟竞争时尼古丁市场可能出现何种变化。”^{lix}



- i Larsen, I. F. (1997). [Smoking and art. History of smoking in Norway in paintings]. *Tidsskrift for Den Norske Laegeforening: Tidsskrift for Praktisk Medicin, Ny Raekke*, 117(30), 4418–4421.
- ii Lund, K. E., Lund, M., & Bryhni, A. (2009). Tobakksforbruket hos kvinner og menn 1927–2007. *Tidsskrift for Den norske legeforsening*. <https://doi.org/10.4045/tidsskr.08.0248>.
- iii Gram, I. T., Antypas, K., Wangberg, S. C., Løchen, M.-L., & Larbi, D. (2022).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edictors of smoking cessation from a Norwegian internet-based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 study. *Tobacco Prevention & Cessation*, 8, 38. <https://doi.org/10.18332/tpc/155287>.
- iv Schwarzfeld, M. (2010, September 14). *How Snus Works*. HowStuffWorks. <https://science.howstuffworks.com/snus.htm>.
- v Lund, K. E., & McNeill, A. (2013). Patterns of Dual Use of Snus and Cigarettes in a Mature Snus Market. *Nicotine & Tobacco Research*, 15(3), 678–684. <https://doi.org/10.1093/ntr/nts185>.
- vi Wang, H., Naghavi, M., Allen, C., Barber, R. M., Bhutta, Z. A., Carter, A., Casey, D. C., Charlson, F. J., Chen, A. Z., Coates, M. M., Coggeshall, M., Dandona, L., Dicker, D. J., Erskine, H. E., Ferrari, A. J., Fitzmaurice, C., Foreman, K., Forouzanfar, M. H., Fraser, M. S., ... Murray, C. J. L. (2016).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ife expectancy, all-cause mortality,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for 249 causes of death, 1980–2015: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5. *The Lancet*, 388(10053), 1459–154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6\)31012-1](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6)31012-1).
- vii *Tobacco Control in Norway*. (2023, August 23). Helsedirektoratet. <https://www.helsedirektoratet.no/english/tobacco-control-in-norway>.
- viii Lund, I., & Lund, K. E. (2014a). Lifetime smoking habits among Norwegian men and women born between 1890 and 1994: A cohort analysis using cross-sectional data. *BMJ Open*, 4(10), e005539.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14-005539>.
- ix Hansen, M., Licaj, I., Braaten, T., Langhammer, A., Marchand, L., & Gram, I. (2019). Smoking related lung cancer mortality by education and sex in Norway. *BMC Cancer*, 19. <https://doi.org/10.1186/s12885-019-6330-9>.
- x Inger Kristin Larsen (Ed.). (2022). *Cancer in Norway 2021* [Cancer incidence, mortality, survival and prevalence in Norway]. Cancer Registry of Norway. https://www.kreftregisteret.no/globalassets/cancer-in-norway/2021/cin_report.pdf.
- xi Hansen, M. S., Licaj, I., Braaten, T., Lund, E., & Gram, I. T. (2021). The fraction of lung cancer attributable to smoking in the Norwegian Women and Cancer (NOWAC)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124(3), 658–662. <https://doi.org/10.1038/s41416-020-01131-w>.
- xii *Tobacco Control in Norway*, 2023.
- xiii *Tobacco Control in Norway*, 2023.
- xiv Joossens, L., Olefir, L., Feliu, A., & Fernandez, E. (2022). *The Tobacco Control Scale 2021 in Europe*. Tobacco Control Scale. <https://www.tobaccocontrolscale.org/>.
- xv Rimpelä, M. K., Aarø, L. E., & Rimpelä, A. H. (1993). The effects of tobacco sales promotion on initiation of smoking—Experiences from Finland and Norwa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Medicine. Supplementum*, 49, 5–23.
- xvi Klepp, K. I., & Solberg, B. (1990). [Effect of the law against smoking at the work place. A study done among employees of the city of Bergen]. *Tidsskrift for Den Norske Laegeforening: Tidsskrift for Praktisk Medicin, Ny Raekke*, 110(1), 22–25.
- xvii *Key Dates in Tobacco Regulation 1962–2020*. (2022, April). ASH. <https://ash.org.uk/resources/view/key-dates-in-tobacco-regulation>.
- xviii *Norway 2023*. (2023). Nanny State Index. <https://nannystateindex.org/norway-2023/>.
- xix Lund, I., & Sæbø, G. (2023). Vaping among Norwegians who smoke or formerly smoked: Reasons, patterns of use, and smoking cessation activity. *Harm Reduction Journal*, 20(1), 35. <https://doi.org/10.1186/s12954-023-00768-z>.
- xx *Tobacco Control in Norway*, 2023.
- xxi Aambø, A. K., Lindbak, R., Edbo, M., & Solbakken, K. (2018). Norway introduces standardised packaging on smokeless tobacco. *Tobacco Induced Diseases*, 16(1). <https://doi.org/10.18332/tid/83826>.
- xxii *Branded Norwegian cigarettes and snus to be consigned to history*. (2018, June 27). WHO FCTC. <https://extranet.who.int/fctcapps/fctcapps/fctc/kh/slt/news/branded-norwegian-cigarettes-and-snus-be-consigned-history>.
- xxiii *Norway*. (2024, June 11). Tobacco Control Laws. <https://www.tobaccocontrolaws.org/legislation/norway/packaging-labeling/health-warnings-messages-features>.
- xxiv Salokannel, M., & Ollila, E. (2021). Snus and snus-like nicotine products moving across Nordic borders: Can laws protect young people? *Nordic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 38(6), 540–554. <https://doi.org/10.1177/1455072521995704>.
- xxv *Tobacco Control in Norway*, 2023.
- xxvi Dawson, F. (2022, February 9). Changes to Norwegian rules unlikely to have much impact on the market. *TobaccoIntelligence*. <https://tobaccointelligence.com/changes-to-norwegian-rules-unlikely-to-have-much-impact-on-the-market/>.
- xxvii *Tobacco Control in Norway*, 2023.
- xxviii Salokannel & Ollila, 2021.
- xxix *New tobacco and nicotine products—Norwegian Customs*. (2024, August 2). Toll.No. <http://www.toll.no/en/goods/new-tobacco-and-nicotine-products/>.
- xxx *Tobacco Control in Norway*, 2023.
- xxxi *Impact assessment*. (2023). EFTA surveillance authority. <https://www.eftasurv.int/cms/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opro/E%C3%98S-h%C3%B8ring%20e-sig%202023%20-%20Impact%20assessment%20-%20endelig%20versjon.pdf>.
- xxxii *Norway. Legislation by Country/Jurisdiction*. (2024, June 11). Tobacco Control Laws. <https://www.tobaccocontrolaws.org/legislation/norway/e-cigarettes>.
- xxxiii *Electronic cigarettes (e-cigarettes)*. (2024, January 9). Norwegian Medical Products Agency. <https://www.dmp.no/en/manufacturing-import-and-retailing-of-medicines/import-and-wholesaling-of-medicines/electronic-cigarettes-e-cigarettes>.
- xxxiv *Electronic cigarettes (e-cigarettes)*, 2024.
- xxxv Lund, K. E. (2021). Hva vil effekten av et smaksforbud på e-sigaretter være? *Forebygging.no. Nasjonal kunnskapsbase og*



- tidsskrift for helsefremmende og rusforebyggende arbeid.
<https://doi.org/10.21340/5bb0-af04>. (Translated from the Norwegian original.)
- xxxvi New tobacco and nicotine products—Norwegian Customs, 2024.
- xxxvii I. Lund & Sæbø, 2023.
- xxxviii I. Lund & Sæbø, 2023.
- xxxix Vedøy, T. F., & Lund, K. E. (2023, April 12). *Utbredelse av e-sigaretter/fordampere i Norge*. Folkehelseinstituttet.
<https://www.fhi.no/le/royking/tobakkinorge/bruk-av-tobakk/utbredelse-av-e-sigaretter-og-fordampere-i-norge/>.
- xl Tobacco,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2024, January 18). Statistisk Sentralbyrå (Statistics Norway, SSB).
<https://www.ssb.no/en/helse/helseforhold-og-levevaner/statistikk/royk-alkohol-og-andre-rusmidler>.
- xli Snus more used than cigarettes. (2018, January 18). Statistisk Sentralbyrå (Statistics Norway, SSB).
<https://www.ssb.no/en/helse/artikler-og-publikasjoner/snus-more-used-than-cigarettes>.
- xlii K. E. Lund & McNeill, 2013.
- xliiii Rutqvist, L. E., Curvall, M., Hassler, T., Ringberger, T., & Wahlberg, I. (2011). Swedish snus and the GothiaTek® standard. *Harm Reduction Journal*, 8(1), 11. <https://doi.org/10.1186/1477-7517-8-11>.
- xliv Lund, I., & Lund, K. E. (2014b). How Has the Availability of Snus Influenced Cigarette Smoking in Norw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1(11), 11705–1171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1111705>.
- xlv Grøtvedt, L., Forsén, L., Ariansen, I., Graff-Iversen, S., & Lingaas Holmen, T. (2019). Impact of snus use in teenage boys on tobacco use in young adulthood; a cohort from the HUNT Study Norway. *BMC Public Health*, 19(1), 1265.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9-7584-5>.
- xlvi I. Lund & Lund, 2014b.
- xlvii I. Lund & Lund, 2014b.
- xlviii Lund, K. E., Vedøy, T. F., & Bauld, L. (2017). Do never smokers make up an increasing share of snus users as cigarette smoking declines? Changes in smoking status among male snus users in Norway 2003–15. *Addiction*, 112(2), 340–348.
<https://doi.org/10.1111/add.13638>, p. 20.
- xlix Vedøy, T., & Lund, K. (2022). Nicotine Content in Swedish-Type Snus Sold in Norway From 2005 to 2020. *Nicotine & Tobacco Research*, 24. <https://doi.org/10.1093/ntr/ntac006>, p. 2.
- i I. Lund & Lund, 2014b.
- ii Grøtvedt, Forsén, Ariansen, Graff-Iversen, & Lingaas Holmen, 2019.
- iii Sæther, S. M. M., Askeland, K. G., Pallesen, S., & Erevik, E. K. (2021). Smoking and snus use among Norwegian students: Demographic, personality and substance use characteristics. *Nordisk Alkohol- & Narkotikatidsskrift : NAT*, 38(2), 141–160.
<https://doi.org/10.1177/1455072520980219>.
- iiii Foulds, J., Ramstrom, L., Burke, M., & Fagerstrom, K. (2003). Effect of smokeless tobacco (snus) on smoking and public health in Sweden. *Tobacco Control*, 12(4), 349–359. <https://doi.org/10.1136/tc.12.4.349>.
- ilv What is snus and why do so many Norwegians use it? (2021, June 28). The Local Norway.
<https://www.thelocal.no/20210628/what-is-snus-and-why-do-so-many-norwegians-use-it>.
- lvi Norway—Tobacco Industry Interference Index 2021. (2021). Global Tobacco Index 2021.
<https://globaltobaccoindex.org/download/1384>.
- lvii I. Lund & Lund, 2014b.
- lviii Branded Norwegian cigarettes and snus to be consigned to history, 2018.
- lix Public Health Report – A Good Life in a Safe Society (No. 19 (2018-2019) I-1193 E; White Paper). (2019). Ministry of Health and Care Services, Norway.
<https://www.regjeringen.no/contentassets/84138eb559e94660bb84158f2e62a77d/nn-no/sved/publichealthreport.pdf>.
- li Report of Dr Karl Lund, Norwegian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30 January 2017) for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Queen's Bench Division. 'The Queen on the application of Swedish Match AB -v-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Claim number CO/3471/2016.

如需了解有关全球烟草减害工作或本GSTHR简报所提出观点的详细信息，请联系info@gsthr.org

关于我们：知识、行动、改变（K•A•C）是一家私营部门公共卫生机构，致力于将促进烟草减害作为一项基于人权的关键公共卫生战略。该团队在减少毒品使用、HIV、吸烟、性健康和监狱伤害问题方面拥有超过四十年的经验。K•A•C发布的全球烟草减害现状（GSTHR）描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烟草减害发展进程，以及有关更安全尼古丁产品的使用、获取和监管应对措施的现状。如需所有出版物和实时数据，请访问<https://gsthr.org>

我们的资金：GSTHR项目是在一家名为全球禁烟行动（前身为无烟世界基金会）美国非营利组织501(c)(3)的资助下运营，旨在通过科学手段加速终结全球吸烟流行病。全球禁烟行动未参与本简报的设计、实施、数据分析或解释。事实的内容、选择、呈现以及所表达的观点均由作者全权负责，与全球禁烟行动无关。